

# “四二五”——阻止全面迫害发生的一次努力



■“四·二五”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文明安静，警察不用维持秩序，在一旁聊天。学员背后不是中南海红墙，中共造谣的所谓“围攻中南海”根本不存在。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法轮功万人上访是一次机会，一次让政府了解法轮功，了解修炼法轮功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到底是想要干什么的机会。“四·二五”事件不是镇压的原因，而正是为了阻止全面迫害的发生，一些法轮功学员自发而做的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努力。

对于“四·二五”，中共的宣传刻意隐瞒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去上访。

“四·二五”事件中，法轮功学员在与信访办官员对话时提出了三点要求：1) 释放两天前在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2) 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3) 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

从这三点诉求就可以看出，在“四·二五”之前，法轮功的修炼环境已经受到来自具体职能部门比如中宣部、公安部个别人的很大干扰，可以说对法轮功打压的序幕已经拉开。如果法轮功学员还不出来维护修炼环境，事态的发展，只能是迅速恶化。

去了一万人，很多吗？当时法轮功的修炼人数高达数千万之多，你也想去，我也想去，很容易就有一万人。如果组织动员起来，很可能会有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去上访。面对这么多来自主流社会民众的诉求，这场邪恶的迫害也许真的就搞不起来了。但是，法轮功没有采用这种组织动员的方式，因为法轮功的修炼是完全自愿的，炼功来去自由，没有登记，没有花名册，想学就学，想走就走，从来就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

法轮功学员大多数都经历过文革，很多是退休了的老人，就算年轻的也见过“六四”。从暴政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一个群体，他们很清楚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出来了呢？

道理很简单。法轮功学员修炼以后，发自内心地要去做一个好人，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很多学员想，这一回只为做好人，应该是最不搞政治的一次吧。正是本着这样朴素的想法，法轮功学员放下了几十年养成的对共产党及其政治运动的恐惧，坦荡的到北京去上访，要求当局给他们一个修炼、做好人的环境，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事实证明，在中共独裁统治的社会里，尤其是江泽民一伙小人当权的社会里，要求一个做好人的环境也是一种奢望。

看看中国现在的诚信危机。这十多年来，是中国社会道德下滑最快的一个时期，对很多人而言，挣钱就是信仰。这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带来的后果。信仰成为一个敏感话题，表面上寺庙活动很开放，烧香拜佛很流行，那完全是变异了宗教的本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让百姓有做好人的自由，有信仰“真善忍”的自由，才是民族的出路。◇



# 高碑店真言

第 53 期

2010 年 4 月 21 日

## 核峰会在即 华府大集会声援七千万退党潮



47 个国家领导人出席的世界核安全峰会将于星期一(4 月 12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星期日下午，来自纽约、费城、新泽西及华府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代表、海外华人及其他族裔民众在距白宫仅几个街区的自由广场举行大集会，声援七千多万中国大陆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呼吁立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坐落在华盛顿市中心的自由广场，为纪念曾发表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的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而得名。4 月 11 日下午两点，参加集会的民众在这个露天广场上拉起多面横幅，举起展板，格外醒目，吸引过往的路人前来观看。

华府吉他歌手考特妮·多唯(Courtney Dowe)在集会上演唱退党歌，华府的唐鼓、腰鼓队击鼓声援。截至 2010 年 4 月 11 日，在退党网站上公开发表退出中共党、团、队声明的人数已超过七千一百四十万。◇

## 韩国集会游行 声援华人退出中共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一日，韩国退党服务中心在韩国最大的华人聚居区安山市主办“声援七千一百万华人退出中共”集会游行。

集会于中午十二点开始，大纪元时报韩国支社、韩国司法改革泛国民联带、韩国法轮大法学会以及各地退党服务站等团体的代表发表演讲。集会演讲结束后，游行队伍于下午一点半出发，由于当天正逢周日，从集会现场到游行途中，壮观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各国观众。◇



## 由监视、辱骂到保护大法弟子的犯人



二零零二年我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饱受着非人的折磨。劳教所为了达到转化率，不仅使用各种酷刑逼迫大法弟子所谓的转化（即放弃信仰），还指使犯人迫害大法弟子。

有一个叫李倩（化名，原籍呼兰）的女孩，被警察指定看管大法弟子，在邪恶的场中她失了控的骂大法骂师父，谁给她讲真相她就冲谁来。越这样，警察就越利用她，叫她没日没夜地值班，在走廊里不停地走，监视大法弟子的举动，给警察提供消息。她把不如意和劳累都归罪到大法和大法弟子身上了，就更加歇斯底里的骂。

有一天，警察把她安排到我屋看管我，我看到她得在走廊来回走还得看着我，小小的年纪就犯了罪，又被警察利用着对大法犯罪，这孩子太可怜了。想和她讲真相，又打怵。有一天夜里她肚子痛的不得了，脸色都变青了。我就对她说，你躺在被窝里别出声，用心听、用心记，脑子什么也不想。然后就教她第五套功法的口诀，（当时我不敢直接叫她念大法好，怕她谤法）。教几遍我就困了，我说你自己念吧，我要睡了。还没等我睡着就听她“啊”的一声，吓了我一跳：你怎么了？她也没瞅我，就说：法轮功是真的，你们说的是真的，我起来了，肚子也不痛了。

从那天起，她不再骂了，对大法弟子的态度好了。看到我们看经文也不报告了，尽可能保护大法弟子。记的二零零三年，我们又一次遭受酷刑之后又被铐在铁床、绑在地上坐二十多天，不许我们洗漱，不许上床睡觉，二十四小时扣着。恶警刘亚东对看我们的犯人说：谁要不听话你们就给我狠打，谁要对他们好，我就给你们加期。（劳教所是人间地狱，加之邪恶的疯狂，犯人都想尽早离开，一天都不想多呆。为了讨好恶警提早回家，有些犯人就协同迫害大法弟子。）李倩给我们一个一个地洗脸、擦手。她还对别的犯人讲，劳教所这不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什么。

我问她：你怕不怕加期？她说：不怕，我没干坏事。那时她就要到期解教了。她真的到期就回家了。



## 高碑店警察对肖培英的迫害

1999 年 12 月份的一天下午，高碑店市梁家营乡政法委书记刘忠顺与乡派出所干事彭静来到肖培英家，没出示任何证件，就把肖培英家翻了个底朝天，抢走了师父的法像和大法书、录音带，把肖培英非法送进拘留所半个月。

2000 年 7 月 3 号，因乡政府经常来肖培英家骚扰，使她不能安定的生活，她说要去北京上访，他们说违法，说逐级上访不违法。肖培英就去了市政府，请求给她一个修炼的环境。结果到那就把肖培英给抓起来了，非法拘留她 7 天。又非法把她弄到看守所，呆了 4 个月。后又非法判劳教 3 年，关押在保定八里庄劳教所。回来后，乡政法委书记刘忠顺带着几个人又来到肖培英家骚扰，把劳教书也给要走了。每到敏感日他们都来她家骚扰，使一家人总不能安定的生活。

2002 年 10 月 6 日晚，乡派出所所长（姓平）带领四、五个人非法闯入肖培英家，又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什么东西，就强行把她拉到乡派出所。第二天下午，又非法把她送到公安局，两个多小时后又把她拉回乡派出所。本来就应该放她回家，可乡派出所就是不放人，强迫家人交 2000 元钱才放她回家。当时他们跟她家人要 1 万元，因家中没钱，肖培英丈夫借了 2000 元钱，他们还让写了欠他们 8000 元的欠条，而交的 2000 元什么收据也不给。回到家中肖培英越想越不对头，第二天她就去了派出所，找姓平的所长，他一句讲理的话都不会说，根本就沒法律可言。就是说：你再到收据就送你公安局去。

2003 年 5 月初的一天中午，乡派出所的马亮和一个不知姓名的警察非法闯入肖培英家，看住她，就给公安局 610 打电话，半个小时后，公安局 610 来了五、六个人，其中有赵军、陈永利、刘文平，其他的不知姓名，非法闯入肖培英家，翻了个底朝天。因当时正闹非典，村里刚打完消毒药，本村在外打工的回来都不让进村，都得在村外边暂住。可他们不顾非典传染的危险，非法闯入肖培英家把她强行带走。

他们非法把肖培英拉到公安局，晚上就对她进行轮番逼供，打她、骂她，特别是陈永利、江超，他俩轮番打她的脸、摔她的手、捶她的前胸后背。打够了就把她铐在椅子上，他们睡觉。第二天就把她非法送进看守所。一个月后，又把她弄到洗脑班。到洗脑班一进门，被赵克军（610 头目）等迫害的高血压、心脏病都犯了，腿也抬不起来了，半身不遂的状态。赵克军才给肖培英家人打电话，叫带着 3000 元钱把她接回家。回到家后，一到敏感日，一帮邪恶之徒就来到她家骚扰。

2008 年 6 月 26 日晚，公安局四、五个人突然非法闯入肖培英家，其中有陈永利，还有几个女的，把肖培英儿媳的两个门锁都给撞坏了，又翻了个底朝天，把师父的法像、过年贴剩下的对联、手机都抢走了。那天晚上她村几个不修炼的人在大街上聊天，警察向她们打听炼功人住哪儿，她们说不知道就被抓到公安局去了，逼她们骂师父、骂大法才放她们回家。赵庄一个村就被抓走 14 个人。

邪恶威逼他们按手印、签字，在威逼肖培英的过程中（迫害者有陈永利，还有两个不知姓名，都三十岁左右），打她嘴巴无数、揪头发、拿她的手往桌子上摔，最后把她的胳膊给折断了，他们掰着肖培英的手按的手印。然后把她强行关进看守所。在看守所还逼她给他们穿手套，肖培英的手动不了，就逼她用一只手给他们往上揣。在看守所呆了九天，又把她送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在去的途中，还给她套上几十斤重的大料。陈永利还说：你跟她们不一样，把你送到前面去，这回你就注定在监狱呆一辈子了。

到了劳教所，一体检，因受到迫害，又不能学法炼功，肖培英高血压、心脏病都犯了，劳教所拒收，可高碑店公安局的几个人（其中有张思军、陈永利）却说：给你们几百元钱，得把她收下。就这样硬是把肖培英留在那儿了。◇